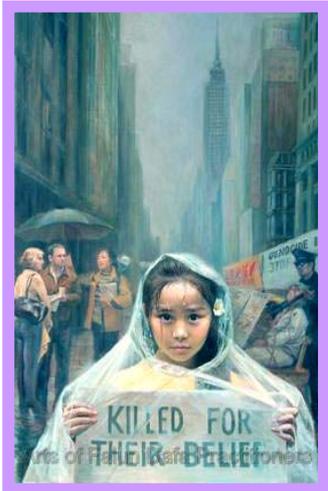


你这是干啥？咱们乡里乡亲的，有话好说……”边说边向后退，猛的一转身拔腿跑了！

“哈！哈！……”门口的妇女们都笑倒了，她们哪见过这阵势！

街上又恢复了刚才的热闹，“看她让咱做节育时那耀武扬威的样，也有今天？”“是呀！是呀！”

“上回她带人抄家时，说什么永吉老婆在县里都挂号了，县里怎知道的？还不是她想借着这个向上爬？”“真是解气！长这么大没看过当官的这样！”……“你们说谁是我们村的最佳丈夫？”大家一起手指向永吉家的院里，说：“他呗！”◇



《纯真的呼唤》

作者陈肖平，油画，
2005年

为了呼吁世人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关注，画中的小女孩在雨中向世人发出纯真的呼唤，希望更多人知道真相，从而唤起世人的良知，帮助早日停止迫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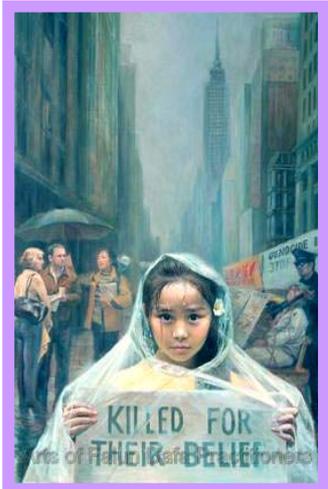
20

你这是干啥？咱们乡里乡亲的，有话好说……”边说边向后退，猛的一转身拔腿跑了！

“哈！哈！……”门口的妇女们都笑倒了，她们哪见过这阵势！

街上又恢复了刚才的热闹，“看她让咱做节育时那耀武扬威的样，也有今天？”“是呀！是呀！”

“上回她带人抄家时，说什么永吉老婆在县里都挂号了，县里怎知道的？还不是她想借着这个向上爬？”“真是解气！长这么大没看过当官的这样！”……“你们说谁是我们村的最佳丈夫？”大家一起手指向永吉家的院里，说：“他呗！”◇



《纯真的呼唤》

作者陈肖平，油画，
2005年

为了呼吁世人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关注，画中的小女孩在雨中向世人发出纯真的呼唤，希望更多人知道真相，从而唤起世人的良知，帮助早日停止迫害。

20

小小说

第八期



明慧小册子

小小说

第八期



明慧小册子

目 录

【妈妈的眼泪】	2
【去东北看雪】	13
【最佳丈夫】	17



文/石头

【明慧网】我如今已是二十岁的小伙子了，可是却时不时的仍会回忆起儿时妈妈的几次流泪……

(一)

我家住在一个美丽的小山村，家中有个小方院

目 录

【妈妈的眼泪】	2
【去东北看雪】	13
【最佳丈夫】	17



文/石头

【明慧网】我如今已是二十岁的小伙子了，可是却时不时的仍会回忆起儿时妈妈的几次流泪……

(一)

我家住在一个美丽的小山村，家中有个小方院

不想活了!”说着又将手指向这群人,“你看看你们这帮人,一个个的,哪一个是好人的?哪一个能比上我媳妇?我媳妇啥不好?是贪污了?行贿了?还是乱搞了?不就是炼炼法轮功吗?惹着谁了?我跟你们说,我媳妇要不炼法轮功,几年前就死了,她得了癌症,炼法轮功好了,你们不让她炼,你们想让她死呀?你们有没有良心?你们开奥运,关我们什么事?几次三番来我家,好!今天我就跟你们好好算算帐。第一回,我家就一个才八岁的孩子在家,你们这些狼养的,居然恐吓她,当着她的面抄家,吓得孩子睡觉常常哭醒;第二回你们半夜来,因为没人开门,你们就跳墙,你们是土匪呀?幸好我媳妇带孩子回娘家没回来,要不就被你们抓去了!我接了电话,这个气呀,这奥运给老百姓带来了啥?矿上都停工了,我也没地方打工了,家里又被你们折腾。一个男人,挣不到钱,连老婆、孩子都保护不了,还算什么男人?今天你们来的正好,你不就是派出所的吗?我认识你啦!你开枪!你不开枪打死我,只要你敢进这个门抓我老婆,我就打你,打死一个够本,打死二个还赚一个!来吧!你要没死,我到阴曹地府也要抓你过去!”

空气凝固了一般,后面的人开始转身,也就是一秒的工夫,这伙人就剩下妇女主任了,再一会儿,连汽车的影儿都没了。妇女主任颤声说:“别!

不想活了!”说着又将手指向这群人,“你看看你们这帮人,一个个的,哪一个是好人的?哪一个能比上我媳妇?我媳妇啥不好?是贪污了?行贿了?还是乱搞了?不就是炼炼法轮功吗?惹着谁了?我跟你们说,我媳妇要不炼法轮功,几年前就死了,她得了癌症,炼法轮功好了,你们不让她炼,你们想让她死呀?你们有没有良心?你们开奥运,关我们什么事?几次三番来我家,好!今天我就跟你们好好算算帐。第一回,我家就一个才八岁的孩子在家,你们这些狼养的,居然恐吓她,当着她的面抄家,吓得孩子睡觉常常哭醒;第二回你们半夜来,因为没人开门,你们就跳墙,你们是土匪呀?幸好我媳妇带孩子回娘家没回来,要不就被你们抓去了!我接了电话,这个气呀,这奥运给老百姓带来了啥?矿上都停工了,我也没地方打工了,家里又被你们折腾。一个男人,挣不到钱,连老婆、孩子都保护不了,还算什么男人?今天你们来的正好,你不就是派出所的吗?我认识你啦!你开枪!你不开枪打死我,只要你敢进这个门抓我老婆,我就打你,打死一个够本,打死二个还赚一个!来吧!你要没死,我到阴曹地府也要抓你过去!”

空气凝固了一般,后面的人开始转身,也就是一秒的工夫,这伙人就剩下妇女主任了,再一会儿,连汽车的影儿都没了。妇女主任颤声说:“别!

“这都是谁呀？”“有个是乡里派出所的指导员，我认识！”“那个官儿是县里的，前几天来过。”“又来抓王春桃来啦！”“小点声！”妇女们小声的说着，却没有一个想走的意思，一个个脖子伸的老长。

永吉家的院子挺长，中间是水泥打的路，两边种的都是菜，房子前面是月台。这伙人还没上月台时，永吉已经站在门口啦！永吉的打扮让人以为他刚刚从地里回来，长裤卷到膝盖，穿个跨栏儿背心，右手拄着镐把儿。走在后面的五六个人已经停下来不动了，前面的人要上台阶时，看到永吉拉长的脸也停了下来。

当官的看向妇女主任，妇女主任挺了挺腰，高声说：“嘿！我说永吉，你要干啥呀？啊？！”

“我要干啥？我还想问问你们想干啥呢？”永吉大声一吼，吓的妇女主任迈上一层台阶的脚赶快缩了下来。

“我说你们还让不让人活？你们干啥来啦？”

派出所的指导员把枪掏了出来：“抓你媳妇上转化班（实为非法洗脑班）！你媳妇炼法轮功！你敢拦着就一枪打死你！”

四周静静的，门口的妇女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，“啪！啪！”大家吓了一跳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一看，原来是永吉在用左手拍自己的脑门。

“来！向这儿打！老子怕你们？反正我今天也

“这都是谁呀？”“有个是乡里派出所的指导员，我认识！”“那个官儿是县里的，前几天来过。”“又来抓王春桃来啦！”“小点声！”妇女们小声的说着，却没有一个想走的意思，一个个脖子伸的老长。

永吉家的院子挺长，中间是水泥打的路，两边种的都是菜，房子前面是月台。这伙人还没上月台时，永吉已经站在门口啦！永吉的打扮让人以为他刚刚从地里回来，长裤卷到膝盖，穿个跨栏儿背心，右手拄着镐把儿。走在后面的五六个人已经停下来不动了，前面的人要上台阶时，看到永吉拉长的脸也停了下来。

当官的看向妇女主任，妇女主任挺了挺腰，高声说：“嘿！我说永吉，你要干啥呀？啊？！”

“我要干啥？我还想问问你们想干啥呢？”永吉大声一吼，吓的妇女主任迈上一层台阶的脚赶快缩了下来。

“我说你们还让不让人活？你们干啥来啦？”

派出所的指导员把枪掏了出来：“抓你媳妇上转化班（实为非法洗脑班）！你媳妇炼法轮功！你敢拦着就一枪打死你！”

四周静静的，门口的妇女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，“啪！啪！”大家吓了一跳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一看，原来是永吉在用左手拍自己的脑门。

“来！向这儿打！老子怕你们？反正我今天也

子，门前有棵古老的大槐树，前面还有一条干涸的小河。爷爷精心培育着在房后山坡上种的那一片果树；奶奶天天喂着那群小猪，看重它们日益长大；爸爸妈妈在村头开了一个小卖部，出售各种小商品；我是全家人的小宝贝，不开心哪！

我六岁半那年，妈妈给我准备了新衣服、新书包，准备送我上学，全家乐的合不拢嘴，我高兴的满院子跳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天下午爸爸妈妈从县城进货回来，爸爸哭丧着脸，也没给我带来好吃好玩的，直奔爷爷奶奶的屋里去了；妈妈低着头，一下把我抱在怀里，坐在沙发上，一会摸摸我的脸，一会摸摸我的手，把我弄的莫明其妙。妈妈把脸贴在我的脸上，一大滴一大滴的眼泪落在我的脸上，是那样冰凉。我搂着妈妈的脖子：“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”妈妈泣不成声，断断续续的说：“孩子，我要出一趟远门了。”唉！出门就去吧，我已是快当小学生的男子汉了，哭啥？“我在家等着您，我不哭，也不惹爷爷奶奶生气。”谁知道妈妈哭的更厉害了。爸爸、妈妈到底怎么了？

只一天的时间，家里怎么就变的这样子了？爷爷出门回来也是唉声叹气；奶奶也不去管小猪了，躲在屋里哭，爸爸风风火火去找钱，好给妈妈出门用。妈妈要上哪里去呀？

子，门前有棵古老的大槐树，前面还有一条干涸的小河。爷爷精心培育着在房后山坡上种的那一片果树；奶奶天天喂着那群小猪，看重它们日益长大；爸爸妈妈在村头开了一个小卖部，出售各种小商品；我是全家人的小宝贝，不开心哪！

我六岁半那年，妈妈给我准备了新衣服、新书包，准备送我上学，全家乐的合不拢嘴，我高兴的满院子跳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天下午爸爸妈妈从县城进货回来，爸爸哭丧着脸，也没给我带来好吃好玩的，直奔爷爷奶奶的屋里去了；妈妈低着头，一下把我抱在怀里，坐在沙发上，一会摸摸我的脸，一会摸摸我的手，把我弄的莫明其妙。妈妈把脸贴在我的脸上，一大滴一大滴的眼泪落在我的脸上，是那样冰凉。我搂着妈妈的脖子：“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”妈妈泣不成声，断断续续的说：“孩子，我要出一趟远门了。”唉！出门就去吧，我已是快当小学生的男子汉了，哭啥？“我在家等着您，我不哭，也不惹爷爷奶奶生气。”谁知道妈妈哭的更厉害了。爸爸、妈妈到底怎么了？

只一天的时间，家里怎么就变的这样子了？爷爷出门回来也是唉声叹气；奶奶也不去管小猪了，躲在屋里哭，爸爸风风火火去找钱，好给妈妈出门用。妈妈要上哪里去呀？

突然来了个远房大姨，进门就喊：“秀芳！秀芳！”妈妈迎出门来：“大姐来了？”这时我一看大姨满脸是汗，又高又胖的她可能走路急，脸红红的。她急着问：“娘呢？”妈妈拉着她进了奶奶屋。也不知道她们说了些什么，待她们走出屋门，奶奶不哭了，妈妈变了个笑脸。大姨拍着我的肩，“石头子，大姨明天带你妈去参加气功学习班，不用出那个远门了，你在家乖乖的等着。”我摸不着头脑。

过了十几天，大姨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几乎是跳着进的院子，大声喊着奶奶：“妈，您看我变成什么样子了。”奶奶走出屋门，一下愣住了，她看看妈妈的脸，惊奇的问：“孩子，这么几天你怎么变的满面红光了？”妈妈快步在院子里走着：“妈，我浑身都是劲，全都好了，是李老师救了我的命，这个功太神奇了！”大姨也说：“学这个功，多少有病的人都好了。”

奶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，一个劲冲着天作揖：“神人哪，来救咱们老百姓来了！”

啊！原来妈妈得了重病了！这个神人是谁，这个功是什么功，后来我才逐渐听明白。

(二)

妈妈学功病好的消息传遍全村。“石头妈那个白血病硬让那个法轮功李大师给治好了。”“这个法轮功怎么这么神啊？！”村里的乡亲们也都到家里来

突然来了个远房大姨，进门就喊：“秀芳！秀芳！”妈妈迎出门来：“大姐来了？”这时我一看大姨满脸是汗，又高又胖的她可能走路急，脸红红的。她急着问：“娘呢？”妈妈拉着她进了奶奶屋。也不知道她们说了些什么，待她们走出屋门，奶奶不哭了，妈妈变了个笑脸。大姨拍着我的肩，“石头子，大姨明天带你妈去参加气功学习班，不用出那个远门了，你在家乖乖的等着。”我摸不着头脑。

过了十几天，大姨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几乎是跳着进的院子，大声喊着奶奶：“妈，您看我变成什么样子了。”奶奶走出屋门，一下愣住了，她看看妈妈的脸，惊奇的问：“孩子，这么几天你怎么变的满面红光了？”妈妈快步在院子里走着：“妈，我浑身都是劲，全都好了，是李老师救了我的命，这个功太神奇了！”大姨也说：“学这个功，多少有病的人都好了。”

奶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，一个劲冲着天作揖：“神人哪，来救咱们老百姓来了！”

啊！原来妈妈得了重病了！这个神人是谁，这个功是什么功，后来我才逐渐听明白。

(二)

妈妈学功病好的消息传遍全村。“石头妈那个白血病硬让那个法轮功李大师给治好了。”“这个法轮功怎么这么神啊？！”村里的乡亲们也都到家里来



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但是地上的热气还没消。人们为了避暑，都跑到街上来，三五成群的闲扯着。

永吉家门口聚了七八个妇女，正七嘴八舌的点评村里的男人们，说是要挑出一个最佳丈夫。正说得起劲时，听见“嘀、嘀”几声刺耳的车笛声，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两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门口，首先下来的是村妇女主任，她下了车后，挺了一下身子，抬起头，用眼睛快速的扫过门口的这群妇女，接着转过身，弯下腰去开车门，没等她开呢，车上呼啦啦下来一群人。

“不知道这回人在不在家？”一个当官模样的向院里看。妇女主任朝向七八个妇女说：“永吉老婆在家吗？”不知是谁答了一句，一伙人风一般进了院。



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但是地上的热气还没消。人们为了避暑，都跑到街上来，三五成群的闲扯着。

永吉家门口聚了七八个妇女，正七嘴八舌的点评村里的男人们，说是要挑出一个最佳丈夫。正说得起劲时，听见“嘀、嘀”几声刺耳的车笛声，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两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门口，首先下来的是村妇女主任，她下了车后，挺了一下身子，抬起头，用眼睛快速的扫过门口的这群妇女，接着转过身，弯下腰去开车门，没等她开呢，车上呼啦啦下来一群人。

“不知道这回人在不在家？”一个当官模样的向院里看。妇女主任朝向七八个妇女说：“永吉老婆在家吗？”不知是谁答了一句，一伙人风一般进了院。

说：“看看吧，或许能让你安下心来。”晚会很精彩，服饰很漂亮，舞蹈很轻盈，其中有个善恶有报的故事着实让我震惊，修炼法轮功的人被迫害死后上了天堂，做恶的人受到天惩，一一死去后，还要在地狱里偿还。我想到友人的亲戚，想到这可能只是全国法轮功受迫害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部份，我突然想到，南方十几个省的雪灾，会不会是迫害法轮功受到的天惩？这时电视里传来女歌唱家美妙的歌声：“贫富都一样/大难无处藏/网开有一面/快快找真相……”看来，要想远离灾难，平安保命，还真要了解一下法轮功的真相。但愿我所有的亲友都能和我一样幸运，都能得闻真相，永保平安！◇

《九评》掀起四千万退党大潮

《九评共产党》深刻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红朝谎言，零四年出版以来，已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，并引发了一场中华民族的觉醒自救运动。因为历史清算中共罪恶的日子就要来临，每一个加入过中共组织的人都会因此承担它的罪行。为了自己和民族的未来，人们纷纷“三退”，即退出党团组织。到**2008年10月18日**，已有超过**4425万**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“三退”。

全球退党中心电话：001-800-608-3158

16

说：“看看吧，或许能让你安下心来。”晚会很精彩，服饰很漂亮，舞蹈很轻盈，其中有个善恶有报的故事着实让我震惊，修炼法轮功的人被迫害死后上了天堂，做恶的人受到天惩，一一死去后，还要在地狱里偿还。我想到友人的亲戚，想到这可能只是全国法轮功受迫害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部份，我突然想到，南方十几个省的雪灾，会不会是迫害法轮功受到的天惩？这时电视里传来女歌唱家美妙的歌声：“贫富都一样/大难无处藏/网开有一面/快快找真相……”看来，要想远离灾难，平安保命，还真要了解一下法轮功的真相。但愿我所有的亲友都能和我一样幸运，都能得闻真相，永保平安！◇

《九评》掀起四千万退党大潮

《九评共产党》深刻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红朝谎言，零四年出版以来，已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，并引发了一场中华民族的觉醒自救运动。因为历史清算中共罪恶的日子就要来临，每一个加入过中共组织的人都会因此承担它的罪行。为了自己和民族的未来，人们纷纷“三退”，即退出党团组织。到**2008年10月18日**，已有超过**4425万**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“三退”。

全球退党中心电话：001-800-608-3158

16

看妈妈，有的还要跟大姨、妈妈学功。

妈妈准备好了几本炼功的书，爸爸特意跑到县城买了高级录音机。妈妈又自己跑了趟县城买回来一大包不同颜色的线，还有各种颜色的布，晚上坐在灯下，细心的绣着一个旗子。有一天深夜了，我睁开眼看妈妈还在绣，中间有个大轮子，周围还有小轮子，真好看哪！妈妈绣完了，她把旗子贴在胸前，眼泪不住的往下流，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在胸前，旗子也湿了，衣服也湿了，妈妈的眼泪流个不停，我坐起来问：“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”妈妈又把我搂在怀里：“孩子呀！妈妈怎有这么大的缘份，认了这么好的师父，学到了这么好的功法，太幸运了！”妈妈的泪水还在不停的流，一滴滴掉在我的脸上，却不是冰冷，而是那样滚烫，我给妈妈擦着眼泪，拿起绣的旗子看，呀！“妈妈，您的手怎么这么巧呀！”“孩子，怎么啦？”“大轮子和小轮子都在转啊！”“真的？”“是呀！”“孩子，你的缘份也大呀！你也跟妈妈一起炼吧！”

从那以后，每天早晨我帮妈妈提着录音机，一起



看妈妈，有的还要跟大姨、妈妈学功。

妈妈准备好了几本炼功的书，爸爸特意跑到县城买了高级录音机。妈妈又自己跑了趟县城买回来一大包不同颜色的线，还有各种颜色的布，晚上坐在灯下，细心的绣着一个旗子。有一天深夜了，我睁开眼看妈妈还在绣，中间有个大轮子，周围还有小轮子，真好看哪！妈妈绣完了，她把旗子贴在胸前，眼泪不住的往下流，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在胸前，旗子也湿了，衣服也湿了，妈妈的眼泪流个不停，我坐起来问：“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”妈妈又把我搂在怀里：“孩子呀！妈妈怎有这么大的缘份，认了这么好的师父，学到了这么好的功法，太幸运了！”妈妈的泪水还在不停的流，一滴滴掉在我的脸上，却不是冰冷，而是那样滚烫，我给妈妈擦着眼泪，拿起绣的旗子看，呀！“妈妈，您的手怎么这么巧呀！”“孩子，怎么啦？”“大轮子和小轮子都在转啊！”“真的？”“是呀！”“孩子，你的缘份也大呀！你也跟妈妈一起炼吧！”

从那以后，每天早晨我帮妈妈提着录音机，一起



到我们小院的门前，妈妈把这旋转的旗子挂在大树上，然后专心的教来学功的人炼功。每天早晚都有十几个人在那学炼，悠扬美妙的音乐在四周飘扬，现在想起来真后悔那时自己光知道玩，没有认真的跟妈学炼。

后来我们请来了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。我家是个学法小组，我们听师父的话。我上学了，也慢慢懂得了什么叫修炼心性，不跟小朋友打架，不跟家里再要好吃的、好穿的，学习成绩全班第一。人家都夸奖我，说我象个大法小弟子。可是我觉得还差远呢，甭说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太远，就跟妈妈比都有很大距离。有一次奶奶去喂小猪娃，不小心把胳膊、腿都摔了，妈妈把奶奶背进背出，喂水喂饭、接屎接尿，一连好几个月。全村人都说：“还是人家法轮功的人，别说媳妇，亲生女儿也做不到啊！”因此又有好几个人来炼功了。

(三)

我每天都觉得非常幸福。到五年级时，可以说我也炼了五年功了，也逐渐明白了，我不是只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不只是做一个好人，我要做一个炼功人。

谁能料到，九九年七月二十一号，大姨一大早就赶到我家，说上面把法轮功研究会的人和省市的负责人抓起来了，中共政府要取缔“法轮功”！

到我们小院的门前，妈妈把这旋转的旗子挂在大树上，然后专心的教来学功的人炼功。每天早晚都有十几个人在那学炼，悠扬美妙的音乐在四周飘扬，现在想起来真后悔那时自己光知道玩，没有认真的跟妈学炼。

后来我们请来了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。我家是个学法小组，我们听师父的话。我上学了，也慢慢懂得了什么叫修炼心性，不跟小朋友打架，不跟家里再要好吃的、好穿的，学习成绩全班第一。人家都夸奖我，说我象个大法小弟子。可是我觉得还差远呢，甭说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太远，就跟妈妈比都有很大距离。有一次奶奶去喂小猪娃，不小心把胳膊、腿都摔了，妈妈把奶奶背进背出，喂水喂饭、接屎接尿，一连好几个月。全村人都说：“还是人家法轮功的人，别说媳妇，亲生女儿也做不到啊！”因此又有好几个人来炼功了。

(三)

我每天都觉得非常幸福。到五年级时，可以说我也炼了五年功了，也逐渐明白了，我不是只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不只是做一个好人，我要做一个炼功人。

谁能料到，九九年七月二十一号，大姨一大早就赶到我家，说上面把法轮功研究会的人和省市的负责人抓起来了，中共政府要取缔“法轮功”！

时他的双脚冻的都没有知觉了……他被带到公安局，毫无人性的警察往他的双脚上浇开水……肉都烂了……”

我怔在那儿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“中共怎么样呀？！怎么这么坏呀！他也就三十岁吧？好好一个人，给弄这样了？！这不是活土匪吗？……我看他还真行，那么乐观，真看不出他有这样痛苦的经历。”“信仰的力量！”友人停一下，重重的说：“真善忍的力量！”

没过几天，一个亲友打电话说贵州也下雪了，大片大片的雪花，特美……我叹息：“来东北看雪，没有雪，南方却下雪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”友人说：“刚看到雪，觉的兴奋，自古没见过南方下大雪的，怕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没想到真叫他说着了，雪景成了雪灾，我每天给亲友打电话，交通断了，物价涨了，后来停水、停电……我的许多亲人都联络不上了。虽然中共的媒体上一再报导各级政府如何重视灾情，谁知道真实的情况呢？他们就知道贪污腐败，搜刮老百姓，能指望他们什么？在这样一个时候，什么都变的不再重要，金钱、美女、房子、车……都不再重要，唯一渴求的就是能活下来。感叹自己的幸运，再牵挂亲友也只是无奈，这一切让我心烦意乱。

友人拿来一张零七年新唐人的新年晚会光盘，

时他的双脚冻的都没有知觉了……他被带到公安局，毫无人性的警察往他的双脚上浇开水……肉都烂了……”

我怔在那儿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“中共怎么样呀？！怎么这么坏呀！他也就三十岁吧？好好一个人，给弄这样了？！这不是活土匪吗？……我看他还真行，那么乐观，真看不出他有这样痛苦的经历。”“信仰的力量！”友人停一下，重重的说：“真善忍的力量！”

没过几天，一个亲友打电话说贵州也下雪了，大片大片的雪花，特美……我叹息：“来东北看雪，没有雪，南方却下雪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”友人说：“刚看到雪，觉的兴奋，自古没见过南方下大雪的，怕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没想到真叫他说着了，雪景成了雪灾，我每天给亲友打电话，交通断了，物价涨了，后来停水、停电……我的许多亲人都联络不上了。虽然中共的媒体上一再报导各级政府如何重视灾情，谁知道真实的情况呢？他们就知道贪污腐败，搜刮老百姓，能指望他们什么？在这样一个时候，什么都变的不再重要，金钱、美女、房子、车……都不再重要，唯一渴求的就是能活下来。感叹自己的幸运，再牵挂亲友也只是无奈，这一切让我心烦意乱。

友人拿来一张零七年新唐人的新年晚会光盘，

说他特殊，是因为他没有双脚，用厚厚的车胎绑在膝盖上，用两膝行走，而且动作十分利落，一切生活都可以自理。我们随意的说话，谈话中，他常常会笑，那是一种怎样的笑呢？孩子般的天真，很纯净，我惊异一个这样的人怎么会保持这么好的心态呢？

晚上，这个亲戚成了我们谈话的中心。我说：“他得了什么病？没了脚？”友人说：“是冻的，不是病。”“啊？”我睁大眼睛看着友人，友人没有看我，说：“别提了……”“怎么会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是喝醉酒倒在街上了吗？还是……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。”

友人说：“整个事情说起来，很惨，你真的要听吗？”我点点头。“他是个法轮功，法轮功你知道吗？”“天安门自焚！该不会……”“别瞎想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法轮功不是你知道的那样。什么自焚，那都是骗老百姓的，连普通上访都是围追堵截，谁还能大张旗鼓的到天安门广场自焚？而且不过是几秒的镜头，怎么抢拍的到？画面又那么清晰？”“你是说，自焚是……”“是假的！”

“那他的脚？”“那年冬天，他去山上发法轮功的真相传单，被人举报了，警察来抓他，他就跑，在一追一跑中他的鞋丢了，衣服也破了，后来他躲到山里，警察一直围在那，二天后， he 被抓了，当

说他特殊，是因为他没有双脚，用厚厚的车胎绑在膝盖上，用两膝行走，而且动作十分利落，一切生活都可以自理。我们随意的说话，谈话中，他常常会笑，那是一种怎样的笑呢？孩子般的天真，很纯净，我惊异一个这样的人怎么会保持这么好的心态呢？

晚上，这个亲戚成了我们谈话的中心。我说：“他得了什么病？没了脚？”友人说：“是冻的，不是病。”“啊？”我睁大眼睛看着友人，友人没有看我，说：“别提了……”“怎么会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是喝醉酒倒在街上了吗？还是……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。”

友人说：“整个事情说起来，很惨，你真的要听吗？”我点点头。“他是个法轮功，法轮功你知道吗？”“天安门自焚！该不会……”“别瞎想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法轮功不是你知道的那样。什么自焚，那都是骗老百姓的，连普通上访都是围追堵截，谁还能大张旗鼓的到天安门广场自焚？而且不过是几秒的镜头，怎么抢拍的到？画面又那么清晰？”“你是说，自焚是……”“是假的！”

“那他的脚？”“那年冬天，他去山上发法轮功的真相传单，被人举报了，警察来抓他，他就跑，在一追一跑中他的鞋丢了，衣服也破了，后来他躲到山里，警察一直围在那，二天后， he 被抓了，当

妈妈一听就急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弄错了吧！一开电视机，一切诬蔑铺天盖地而来。大姨说他们村几个人商量好了，要去北京上访，我只听妈妈坚定的说：“我也要去。告诉中央这么好的功法不能取缔！”

爷爷说：“一定是出了小人了！”

奶奶说：“秀芳，就用你自己的事跟领导说说，这个功救了你的命，怎么救了你的命又叫你学好的。”

爸爸从小卖部赶回来，急促的说：“别看我没炼，我当然知道这个功好，他们说的全不对。走，秀芳，我用摩托车带上你，咱们上北京信访办反映情况去！”

妈妈着急的说：“咱们现在就走，二百多里路明天就能回来了。”

我拉着爸爸的手：“我也要去！”

爸爸说：“一辆摩托带不了俩人，你和爷爷奶奶看家。”

我在家急切的等着爸爸妈妈回来。我扶着奶奶到门前去望，三天过去了，他们还没回来。奶奶爷爷急的一天到村头去好几次，爷爷已经急的头晕出不了门了。第五天上，爸爸骑着摩托车一个人回来了。

奶奶奔上前去问：“秀芳呢？”

爸爸气愤的说：“妈您可别着



妈妈一听就急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弄错了吧！一开电视机，一切诬蔑铺天盖地而来。大姨说他们村几个人商量好了，要去北京上访，我只听妈妈坚定的说：“我也要去。告诉中央这么好的功法不能取缔！”

爷爷说：“一定是出了小人了！”

奶奶说：“秀芳，就用你自己的事跟领导说说，这个功救了你的命，怎么救了你的命又叫你学好的。”

爸爸从小卖部赶回来，急促的说：“别看我没炼，我当然知道这个功好，他们说的全不对。走，秀芳，我用摩托车带上你，咱们上北京信访办反映情况去！”

妈妈着急的说：“咱们现在就走，二百多里路明天就能回来了。”

我拉着爸爸的手：“我也要去！”

爸爸说：“一辆摩托带不了俩人，你和爷爷奶奶看家。”

我在家急切的等着爸爸妈妈回来。我扶着奶奶到门前去望，三天过去了，他们还没回来。奶奶爷爷急的一天到村头去好几次，爷爷已经急的头晕出不了门了。第五天上，爸爸骑着摩托车一个人回来了。

奶奶奔上前去问：“秀芳呢？”

爸爸气愤的说：“妈您可别着



急，秀芳让那信访办给扣了，送回省里又送到县上，现在已经送到咱乡里了。我赶到乡里一看，咱村那个当治保的栓柱正看着她呢。”

奶奶一听差点倒在地上。但她努力提起精神，边扶住了摩托坐了上去，边说：“走，快接秀芳回家！”爸爸心一急：“妈，您搂着我的腰，石头，坐在奶奶后面，抱紧奶奶。”我们三人往乡里飞奔。

到了乡政府，我们四下里张望，正疑惑妈在哪呢？就听到从一个房子里传出“法轮大法就是好”的声音。我听的出是妈妈在喊，不好，接着听到还有啪啪的打人身。我们往那房间冲去，爸爸跑的快，却打不开门，透过窗户看到妈妈在挨打，就大声喝道：“我瞧你们谁敢打我媳妇，我跟你们玩命！”这时我和奶奶也赶到了。我们只见妈妈被绑住双手，两个拿皮带的人站在两边，后面椅子上还坐着一个人，正是那个我还叫他表叔的栓柱。

奶奶冲到窗前哭喊着：“秀芳啊！快跟娘回家吧！”又冲着栓柱：“是你干的呀，快放了秀芳！怎么这么心狠呀！你怎么敢打好人哪！”

栓柱站起来走到窗前冷不冷热不热的说：“论起来我叫您大姑，您知道这是上边下来的指示，谁让她跑北京上访去了，给我们找麻烦。”

“我才不管什么上边下边的，现在我就要领秀芳回家，谁不知道法轮功好，她的病怎么好的，她

急，秀芳让那信访办给扣了，送回省里又送到县上，现在已经送到咱乡里了。我赶到乡里一看，咱村那个当治保的栓柱正看着她呢。”

奶奶一听差点倒在地上。但她努力提起精神，边扶住了摩托坐了上去，边说：“走，快接秀芳回家！”爸爸心一急：“妈，您搂着我的腰，石头，坐在奶奶后面，抱紧奶奶。”我们三人往乡里飞奔。

到了乡政府，我们四下里张望，正疑惑妈在哪呢？就听到从一个房子里传出“法轮大法就是好”的声音。我听的出是妈妈在喊，不好，接着听到还有啪啪的打人身。我们往那房间冲去，爸爸跑的快，却打不开门，透过窗户看到妈妈在挨打，就大声喝道：“我瞧你们谁敢打我媳妇，我跟你们玩命！”这时我和奶奶也赶到了。我们只见妈妈被绑住双手，两个拿皮带的人站在两边，后面椅子上还坐着一个人，正是那个我还叫他表叔的栓柱。

奶奶冲到窗前哭喊着：“秀芳啊！快跟娘回家吧！”又冲着栓柱：“是你干的呀，快放了秀芳！怎么这么心狠呀！你怎么敢打好人哪！”

栓柱站起来走到窗前冷不冷热不热的说：“论起来我叫您大姑，您知道这是上边下来的指示，谁让她跑北京上访去了，给我们找麻烦。”

“我才不管什么上边下边的，现在我就要领秀芳回家，谁不知道法轮功好，她的病怎么好的，她



【明慧网】为了体验寒冷的冰雪世界，零七年一进腊月，我便去了小兴安岭地区。

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，很冷，穿着厚厚的衣服也没有暖意，呼出的气体很快在头梢上结了霜，好一个天然冰箱！冷则冷，却没有雪，不久前才下过一场小雪，因为冷，没有化去，零星的雪花点缀在松树枝头，象是装点的圣诞树，唯有跑到没有足迹的地方，踩在上面，才可以听到吱吱的声响。

友人说以往都要下几场雪，前一场没化，后一场又来了，所以林区的雪常要没膝，那景致是格外美丽的。为了等到几场雪，我住了下来。

林区冬季的生活很单调，整日闷在家里，消磨时间的方式除了电视就是网络。

那天，友人家来了一位特殊的亲戚，我之所以



【明慧网】为了体验寒冷的冰雪世界，零七年一进腊月，我便去了小兴安岭地区。

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，很冷，穿着厚厚的衣服也没有暖意，呼出的气体很快在头梢上结了霜，好一个天然冰箱！冷则冷，却没有雪，不久前才下过一场小雪，因为冷，没有化去，零星的雪花点缀在松树枝头，象是装点的圣诞树，唯有跑到没有足迹的地方，踩在上面，才可以听到吱吱的声响。

友人说以往都要下几场雪，前一场没化，后一场又来了，所以林区的雪常要没膝，那景致是格外美丽的。为了等到几场雪，我住了下来。

林区冬季的生活很单调，整日闷在家里，消磨时间的方式除了电视就是网络。

那天，友人家来了一位特殊的亲戚，我之所以

声音是那样的诚恳，那样祥和，那样慈悲。

栓柱把门打开了，低声说：“大姑，把嫂子领家去吧，我对不住你们，我也是想做个好人，我虽然没全听明白，但我相信您说的，当人就得长个人心，不能跟别人乱跑。”

奶奶拉着栓柱的手说：“有空上大姑家去，也看看你嫂子的那本神书。”

他感激的点点头。

妈妈接着说：“大兄弟，早点来呀！”

我长这么大只看见妈妈流过三次眼泪，而这泪水多不同啊，那冰凉失望的泪水，那得法感激的泪水，那博大胸怀慈悲的泪水，都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

用海外邮箱给 d_ip@earthlink.net 发一封空邮件，10 分钟内会收到动态网当前网址，点击即可安全上网，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！动态网近期网址 <https> 是加密网址，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，请点“是”和“确认”，即可加密访问。

声音是那样的诚恳，那样祥和，那样慈悲。

栓柱把门打开了，低声说：“大姑，把嫂子领家去吧，我对不住你们，我也是想做个好人，我虽然没全听明白，但我相信您说的，当人就得长个人心，不能跟别人乱跑。”

奶奶拉着栓柱的手说：“有空上大姑家去，也看看你嫂子的那本神书。”

他感激的点点头。

妈妈接着说：“大兄弟，早点来呀！”

我长这么大只看见妈妈流过三次眼泪，而这泪水多不同啊，那冰凉失望的泪水，那得法感激的泪水，那博大胸怀慈悲的泪水，都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

用海外邮箱给 d_ip@earthlink.net 发一封空邮件，10 分钟内会收到动态网当前网址，点击即可安全上网，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！动态网近期网址 <https> 是加密网址，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，请点“是”和“确认”，即可加密访问。

是多好的人，咱十里八村的谁不知道！你怎么昧着良心干事呢？”

“这年头还讲良心？我就知道保我这个饭碗，我从村里一个小治保熬到乡里，容易吗？”

“人没了良心，干坏事要遭报应的，老天爷看着呢！”

他一听奶奶说这话，用手拍着桌子大喊：“少说废话，这都是迷信，您别逼我。”

奶奶看他这样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大侄子，谁叫咱们是一个村的呢，你们家的那点事我也都知道，你爱听不爱听我今个也得跟你说说。”

“我哪有闲功夫听这些没用的，我们家是真正的贫下中农，根红苗正。您赶快回家。”

奶奶大声说：“人命关天你也不听？”

“什么人命关天？”栓柱愣了一下。

奶奶赶快说：“你爷爷、你爸爸为什么死的你知道吗？”

“都是有病死的。”

“那个病可不是一般的病啊！你知道土改那年，你爷爷是民兵队长，你爸爸是霸王鞭队长。咱们北山头上有个菩萨庙，乡亲们初一、十五都去上香。庙后面一个泉眼，供咱们全村喝水，一宿的功夫你爷爷领着民兵就把菩萨像给砸了，庙给拆了，把那块地给拉平了，让你爸领着二、三十个儿童团

是多好的人，咱十里八村的谁不知道！你怎么昧着良心干事呢？”

“这年头还讲良心？我就知道保我这个饭碗，我从村里一个小治保熬到乡里，容易吗？”

“人没了良心，干坏事要遭报应的，老天爷看着呢！”

他一听奶奶说这话，用手拍着桌子大喊：“少说废话，这都是迷信，您别逼我。”

奶奶看他这样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大侄子，谁叫咱们是一个村的呢，你们家的那点事我也都知道，你爱听不爱听我今个也得跟你说说。”

“我哪有闲功夫听这些没用的，我们家是真正的贫下中农，根红苗正。您赶快回家。”

奶奶大声说：“人命关天你也不听？”

“什么人命关天？”栓柱愣了一下。

奶奶赶快说：“你爷爷、你爸爸为什么死的你知道吗？”

“都是有病死的。”

“那个病可不是一般的病啊！你知道土改那年，你爷爷是民兵队长，你爸爸是霸王鞭队长。咱们北山头上有个菩萨庙，乡亲们初一、十五都去上香。庙后面一个泉眼，供咱们全村喝水，一宿的功夫你爷爷领着民兵就把菩萨像给砸了，庙给拆了，把那块地给拉平了，让你爸领着二、三十个儿童团

到上面打霸王鞭，跳着喊‘打倒大泥胎，破除封建迷信。’”

“这怎么了，前辈闹革命嘛！”

奶奶若有所思，放慢了声音：“大侄子，不是那么回事呀！没过十天你爷爷胸口就出了个大脓包，前边流白脓，后背流红水，痛的他坐不住，躺不下，叫唤的那个惨哪！半条街都能听见，换了好几个先生都没瞧好，到第七天头上就死了。村里岁数大的人都知道是遭报应了，山后那口泉水也干了。”

栓柱惶恐的听着。

“你爸爸打那以后大小病不断，整天灶上放个药锅，你奶奶眼都哭瞎了。好容易结了婚，你刚五岁，你爸就去世了。你不信有神佛不行！咱们谁干什么事，神佛都看着呢，你干坏事能不遭报应吗？”

“大姑，真有这事呀”栓柱的态度缓和了。

“这个节骨眼我能骗你吗？还有，你知道你为啥叫‘栓柱’啊？就是你妈害怕呀，想要拴住你的小命。可是，真想拴着，就得做好事！”

“您说的这些还真让我害怕。”



到上面打霸王鞭，跳着喊‘打倒大泥胎，破除封建迷信。’”

“这怎么了，前辈闹革命嘛！”

奶奶若有所思，放慢了声音：“大侄子，不是那么回事呀！没过十天你爷爷胸口就出了个大脓包，前边流白脓，后背流红水，痛的他坐不住，躺不下，叫唤的那个惨哪！半条街都能听见，换了好几个先生都没瞧好，到第七天头上就死了。村里岁数大的人都知道是遭报应了，山后那口泉水也干了。”

栓柱惶恐的听着。

“你爸爸打那以后大小病不断，整天灶上放个药锅，你奶奶眼都哭瞎了。好容易结了婚，你刚五岁，你爸就去世了。你不信有神佛不行！咱们谁干什么事，神佛都看着呢，你干坏事能不遭报应吗？”

“大姑，真有这事呀”栓柱的态度缓和了。

“这个节骨眼我能骗你吗？还有，你知道你为啥叫‘栓柱’啊？就是你妈害怕呀，想要拴住你的小命。可是，真想拴着，就得做好事！”

“您说的这些还真让我害怕。”



“也别怕。你就别听上边说的那些。人家法轮功哪点不好呀，人家老师就是个神人，炼功的都是在学做好人，要我说饭碗丢了就丢了，还是积德保命要紧！”

栓柱低着头。

爸爸也听得入神，我就象听神话故事，可是我心里明白，奶奶说的这些都是真的。

这时却传来了妈妈的抽泣声，她眼望着栓柱泪水不停的流。爸爸喊：“秀芳，坚强点，咱们就是不怕邪的。”

奶奶心疼的说：“秀芳啊！你受了大委屈了。”说着坐在台阶上哭了起来。

我望着妈妈那红一块紫一块的脸也哭了：“妈妈，你疼吗？”

我清楚的看到妈妈望望我们：“我不怕疼，我的命都是师父给的，可他们真可怜呀！”妈妈望着栓柱说：“你整我们法轮功，你知道‘真、善、忍’是什么吗？是宇宙大法呀！你知道你们的罪有多大吗？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要遭罪的……”

栓柱瞪大了眼睛。妈妈的泪水不断的往下流。那个打手也傻了似的。

妈妈说：“小兄弟们别再跟恶人走了。最后真正受害的是你们。咱们都有家有室的，有父母子女的，谁不希望自家人丁兴旺，和乐平安？”妈妈的

“也别怕。你就别听上边说的那些。人家法轮功哪点不好呀，人家老师就是个神人，炼功的都是在学做好人，要我说饭碗丢了就丢了，还是积德保命要紧！”

栓柱低着头。

爸爸也听得入神，我就象听神话故事，可是我心里明白，奶奶说的这些都是真的。

这时却传来了妈妈的抽泣声，她眼望着栓柱泪水不停的流。爸爸喊：“秀芳，坚强点，咱们就是不怕邪的。”

奶奶心疼的说：“秀芳啊！你受了大委屈了。”说着坐在台阶上哭了起来。

我望着妈妈那红一块紫一块的脸也哭了：“妈妈，你疼吗？”

我清楚的看到妈妈望望我们：“我不怕疼，我的命都是师父给的，可他们真可怜呀！”妈妈望着栓柱说：“你整我们法轮功，你知道‘真、善、忍’是什么吗？是宇宙大法呀！你知道你们的罪有多大吗？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要遭罪的……”

栓柱瞪大了眼睛。妈妈的泪水不断的往下流。那个打手也傻了似的。

妈妈说：“小兄弟们别再跟恶人走了。最后真正受害的是你们。咱们都有家有室的，有父母子女的，谁不希望自家人丁兴旺，和乐平安？”妈妈的